

昭明文選

第一函
至十二冊

文選卷三十六

令

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令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睦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

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任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

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詔臣曰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也

施倖造物則

謝德之途已寡

言恩施既隆倖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

生於父母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荃幸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

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詞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

公實天

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

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

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在昔晦明隱鱗戢

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博通羣

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楊子法言曰一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巷之

市必立之平一卷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之書必立之師也

人之下伸萬人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文擅雕龍而

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為之語曰雕龍赫赫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為藁爰在弱冠首

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為舉首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

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

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圯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建武惟

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功隆賞薄嘉庸莫

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

四語難掩其為齊
明帝佐命矣

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郡晏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

曰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

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

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

上覆飛鳥也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嬖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童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袁子曰古者命土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春秋曰武

玉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麾萬子曰武王率兵中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

麾之紂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致天之

軍反走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

厚利積累之業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五老游

河飛星入昴

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

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

元功茂勲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

左氏傳管仲曰昔名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帝有惡焉輶軒

萃止

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

今遣某位某甲等

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梁王固讓同乎匪席

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

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

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

夫盛德不泯

義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微管之歎撫事

彌深

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

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

羽垓下羽敗自剄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尹望呂望也典引

說文曰出溺為拯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答賓戲曰齊寧激聲于康衢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月里先生當

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顯

默之際皆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

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實然難言哉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

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爾雅曰佇久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曄後漢書曰薛包與弟子分出廬取其荒頓

也謂倅久也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

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

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

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

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杼櫟也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宋公楚元王後序曰治其墓也

傅季友

綱紀夫哀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尊本敬始義隆

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蕃斯境漢書

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國語太子晉曰太王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

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田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郗正釋議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木支百世楊修牋

曰述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稽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而邱封翳

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

棠且猶勿翦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

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奉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况瓜瓞所興開源自

本者乎毛詩曰綿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章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

賜元長卒時年二十七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

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

秀才科始自漢武帝元封五年時名臣文武欲盡乃詔令州郡察舉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與明經殊此連類策之非本意

功成而弗居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

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于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賢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

白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鼗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克平餘烈已

見上 朕蚤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蚤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審聽高居載

懷祗懼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詞曰結幽蘭而延佇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

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

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

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曰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情于畝之禮號公納諫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漢文缺

三推之義賈生置言

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

勤百姓也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

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

可攻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

范子計然

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絃戒典

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

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晁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

愆

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

清剛

洽風述遵無廢

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必中央師為洽風高誘曰洽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于苗中

夾師師然蕭冷

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

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

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合為孝後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也

易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易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

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

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

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肺石

少不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寬周禮曰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詞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于其下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

亡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吳不逞

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

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于凝脂左氏傳鄭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

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

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

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

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

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手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

以聲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

保澗峭如廬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

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歌雞鳴於闕下稱仁

漢牘

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含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榮

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綈縈列女傳曰縈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一途如爽即用

兼通

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

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尚書曰禹拜昌言北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泉流表其不匱

懋遷通其有無

漢書曰貨流于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

既龜貝積寢緡繯專用

漢書

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羅釜于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世代茲多銷漏

參倍

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

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

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

惟瘼卹隱無捨矜嘆

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勩民隱而階其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

命卽斜之谷

開而出銅

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漢書曰釋其未耨沿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也

充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

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李奇曰圉卽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

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權

焚難輕重之權

言今欲爲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鑄深爲可患榆焚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

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質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

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聞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又曰湯武革命**改憲勅法審刑德之**

原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幾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

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

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

曰賜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見上句**漢秉素祗之徵**

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

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

諍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

克光厥德尚書**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序曰恢弘至道

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

尚書曰克明峻德又曰欽若昊天

於子大夫何

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晝之

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或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

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

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正議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五辰

空撫九敘未歌

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至於思政明

臺訪道宣室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土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

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

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應劭曰徭者役也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

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未稔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而多黍多稌不興雨穗之謡

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周禮曰以圖土教

罷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心難蜀文曰將崇論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春秋漢令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修入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然後浚才授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

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北斗下流華渚文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

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考經注曰忒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曰尚書禹作司空

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上承火色尚黃尚書中侯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也尚書咎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

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惰實繁**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人**若閑冗畢**

元長王謝子弟乃見及此

棄則橫議無已

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處士橫議

曷劣不澄則坐談

彌積

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

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爵分陝之任

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

尚書曰章善輝惡樹之風

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晉夫廉平不苟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塚立祠

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

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

而無害嚴而不殘

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傳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故能出人於阡

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

阡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臨下臨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也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頃深

汰珪符妙簡銅墨

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琰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

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諫曰妙簡那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而春矩末馴秋

蟪不散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蝗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

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
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東界者輒入在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曰吾邱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白

東西散去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槁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

曰凡芘械樸薪之槁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

一目也今為一日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

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修其禮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

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

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賈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殺王命杜預曰夏伯昆

吾商伯大彭豷豷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曰記者文儒

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沉文吏也棄本徇末厥備滋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

不遂李奇曰本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墨子賤

此問在江左尤為知務
唐人專謂詞賦為文章本此